

03



子弟兵的母亲
戎冠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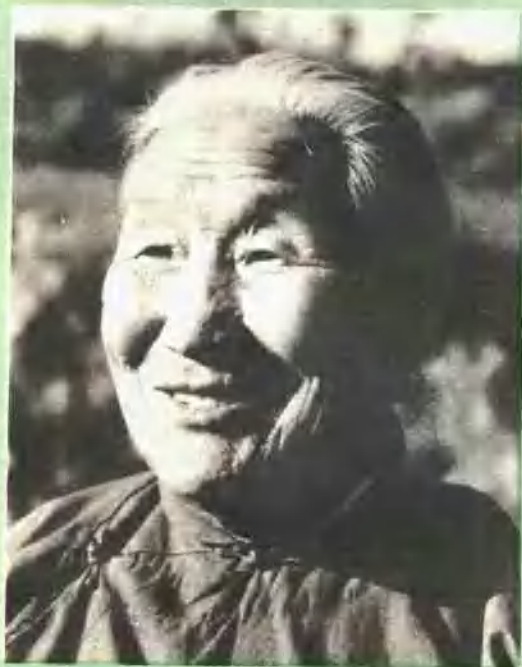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戈 红

(妇运史资料)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



◁ 戎冠秀近影

AWT/1893/10

▷ 抗日战争时期
戎冠秀护理伤员





△戎冠秀和解放军



△戎冠秀和妇女群众在一起。

目 次

简短的楔子.....	(1)
第一章 代代穷.....	(2)
第二章 翻身.....	(7)
第三章 老会长.....	(13)
第四章 出席边区群英会.....	(29)
第五章 开展大生产.....	(36)
第六章 送子参军.....	(42)
第七章 参加开国大典.....	(47)
第八章 鲜血染红的国旗.....	(54)
第九章 在福建前线.....	(63)
第十章 汗水浇开幸福花.....	(68)
第十一章 母子情深.....	(74)
第十二章 生命不息总发光.....	(81)

简短的楔子

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河北省平山县西部太行深山里下盘松的乡亲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蒸馍馍，做豆腐，杀猪、宰羊……迎接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

就在这临年傍节的喜庆日子里，又从北京传来一个大喜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来给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挂金匾。

小小山村立即火爆起来。农历腊月二十五，下盘松村的干部们，早早起来，担来山泉水，买来上等茶，准备迎接解放军。乡亲们也都早早吃了饭，聚集在村口、街头，要好好观看一番从首都北京送来的金匾。戎妈妈一家，为迎接亲人忙得更欢：老人家一清早就蒸好两锅馍馍——雪白雪白的大馍馍上边，端端正正地点上血红的红点儿，显得那么喜气。儿媳妇三花，炒瓜籽儿、砸核桃、洗红枣儿……

太阳跳出了东山，山窝里洒满了暖融融的阳光。傍午时分，寂静的深山窝，突然响起一阵清脆欢快的汽车喇叭声，几辆吉普车飞也似地驰进下盘松，眨眼之间，来到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大门外，嘎然停下。十几位身穿绿军装，头戴红星帽的解放军，走下车来，抬着一块大横匾，朝戎妈妈家院里走去……

金字匾高高地悬挂在戎妈妈青砖房的屋檐下。乌亮油黑的横匾，正中央镶嵌着四个斗大金字：“爱国拥军”。匾上披挂着彩绸，两朵大绸花儿，犹如两团火在喷吐着烈焰，红艳艳的彩绸与明丽的冬阳相互映衬；金闪闪的大字与山头上皑皑白雪、山沟中滢滢冰河交相辉映，整个小山村呈现出一派金灿灿，红灼灼的热烈气氛。

解放军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颂读着对子弟兵的母亲的祝词；乡亲们闪动着敬慕的目光，瞧瞧金字匾，望望脸上布满皱纹，醇厚慈祥的戎妈妈，无不从心底升起一种敬意。

“爱国拥军”，四个灼灼耀眼的金字，概括了老人家半个世纪以来，为国为民为子弟兵，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付出的无尽辛劳和重大的牺牲；刻在老人脸上的那沟壑纵横的皱纹，正是一部不凡的生命史——

第一章 代代穷

(一)

平山县西部太行深山里的胡塔沟，有一条小沟岔——杨树壕，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沟。十几间低矮的石头房，孤零零地分布在山洼里、山坡上、山凹间。在这里居住的都是扛长活、打短工、租种地的穷苦人。一八九六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戎冠秀就诞生在这座小山村里。父亲叫戎

怀玉。家里很穷，租种地主一个坡沟叫坟坪，石多土少，一年忙到头也打不下一石粮，去了租子剩不下三、四斗，全家九口人以此为生。

戎冠秀小名儿叫肉妮儿，因为她生下来个儿很大，也挺胖，故而得名。母亲瞧着头生闺女，心想：长大后就是个好帮手，挺欢喜；但也很犯愁：又多了一张嘴，怎么养活呵！

一家人为了糊口，父亲除了养种租地之外，忙时还要打短工，闲时上山打柴；母亲除了卖豆腐，还做鞋卖。戎冠秀长到七、八岁，就上山拾柴、剗菜，晚上还要帮着妈妈捻绳子、推磨。每天夜里，娘儿俩在昏暗的小油灯下，磨完三升豆子，还要做半宿针线活儿。几岁的孩子，白天满坡满沟地跑了一天，晚上还要熬夜，睡得睁不开眼，有多少次，打瞌睡，油灯烧了头发，针尖儿扎了指头。就这样，老少一齐忙，还顾不住一家老小的嘴。

(二)

戎冠秀长到九岁，家中实在困难，父亲一狠心，九吊铜钱，就把她卖给了沙坪村李永吉做儿媳。十五岁就结了婚，丈夫叫李有，比她大两岁。李家也是穷人，公公又不正干；结婚后头一次回娘家，她埋怨父母给她觅下了这样一个穷婆家。妈妈长叹一声，安慰她说：

“妮儿啦，老人古语说得好：龙攀龙，凤攀凤，讨吃的攀上一穷棍——门当户对呀！你姥娘家穷，给我寻个穷主儿；咱们家穷，又给你觅个穷婆家，孩子，该着咱是代代穷呵！”

李家不光穷，还很迷信。公公不正干，婆婆又很刁。因

为戌冠秀是九月二十九日生人，硬说她犯“扫败”星——上克父母，下克夫子。婆婆不给吃，不给穿，专给气受。公公要钱输了，也怪儿媳妨的，打她骂她。戌冠秀的头发长得特别强，三尺长，两把粗，挽起的大发髻在后脑勺上高高耸起。婆婆常骂她，“贵人不顶重发，天生是个穷命的下贱货！”幸亏丈夫李有通情达理，对她很好，常常宽慰她：“别人嫌你，我不嫌。我若有命碰不上‘扫败’星。你就看我吧！”

戌冠秀苦撑苦掖度时光。大儿子聚金子三岁断了奶，正是五黄六月青黄不接，家里三个月锅里没见一个糠皮皮儿，整天吃野菜、树叶儿……山里的树叶儿、除了柿子叶、黑枣树叶儿和臭椿树叶儿没吃过，其它什么树叶儿都吃到了。孩子饿得抬不起脑袋，哀告她：“娘，给我一嘴窝窝吃吧！肚肚饿，嘴嘴饿……”到那儿去弄窝窝呀？她抱起孩子只是淌眼泪……眼睁睁看着三岁的大儿子饿死在怀里。

二儿子生下之后，家境仍然是一贫如洗。戌冠秀穷得连付裹脚布都没有，上山跋岭，拣柴荆菜，脚疼得钻心。这一天，丈夫李有打短工回来，给她扯来三尺粗布，让她撕付裹脚。不成想，这点小事被婆婆知道了，立逼着把布要出去，还打骂了一顿。

这天夜里，戌冠秀躺在炕上，泪水如同山泉水，不住地流，流……她想：这日子怎么也没法过了，吃不上、穿不上不说，整天这气不好受哇！公婆看她如眼中钉……还不如寻了无常——死了算了！

想到这儿，她把心一横，抹掉泪水，悄悄爬起，从地下摸一条绳子，摸索着搭在房梁头，挽好了绳套儿，双脚登

着窗台，手把着绳套儿，泪眼盈盈地瞧瞧熟睡的丈夫，哽咽地低声说：“李有哇李有，咱们可要分别了哇！……”

真是鬼使神差，她这么低低的声音，却把李有从沉睡中唤醒。他蓦地睁开双眼，伸手摸摸身旁，没有了妻子，“呼”地翻身坐起，抬头一看，昏暗中只见一条黑影儿站在窗台上……李有心里一激灵，头上立刻冒出一层冷汗。他“霍”地一跃而起，上前一把抱住妻子，呜咽着说：“你……你这是……”

(三)

一九二八年初春，戎冠秀跟随丈夫李有，冒着料峭的寒风，离开了公婆，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下盘松。夫妻俩带着孩子，租种地主韩狗眼儿二十亩山坡薄地。这里有个多年延续下来的不成文的规定：要想租种谁家的土地，必须先借谁家的粮，春借一石，秋还三石。为了能租到土地，不仅这个亏是要吃的，戎冠秀还得无报酬地给地主韩狗眼儿家当佣人，每天，推碾捣磨、洗衣做饭，喂猪打狗……里里外外全部家务活计都得干好，没有工钱，只供她一个人吃口残汤剩饭。

韩家长活短工，每天要有三十几口人吃饭。戎冠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大五更，先把自家的饭做熟了，焐在锅里，再到韩家去做早饭——一斗玉菱面山窝窝，天不亮就蒸熟。侍候东家和下人们吃了饭，她自己好歹扒几口，刷锅洗碗，喂了猪狗，赶紧回家奶孩子、做晌午饭……一天忙得她脚后跟打后脑勺，团团转。就这样，一年到头，还是穷得叮当响。炕上连张席片都没有，土炕把孩子们的脚后跟都磨破了皮，血浸浸的，疼得孩子哇哇直啼哭。

住韩家一间低矮的小平房，又黑又暗。白天她去侍候地主，把孩子锁在屋里。一天晚上她回来，怎么也推不开屋门了。隔门缝儿往里一看，闺女荣花趴在门限上睡着了。她从门限底下伸进一只手去，一点一点地把孩子推开，打开了屋门，抱起孩子——见孩子半拉脸摔破了皮，蹭得满脸泥土。孩子饿极了，两只小手捧着妈妈的奶，“咕咚、咕咚”地吃；妈妈一边轻轻地给孩子擦拭脸上的泥土，热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滚……。从此，她每天出门，先把闺女拴在窗户棂上。

天下的老鸹一般黑，穷人走到那里也逃不出“穷命”。戎冠秀在穷苦中挣扎：有点糠呵皮儿的，给丈夫做窝窝带着上山；煮一把黑豆，给儿子装到兜里，上山去放牛；闺女荣花，长到七、八岁了，也没吃上几斤纯粮食，常年是野菜树叶儿填肚皮。她家门前的小河沟里，终年累月泡着一筐一筐的树叶儿……“穷苦人甚时候能熬出头儿？”她时常瞧着闺女荣花想：你这穷人家的妮子，往后也得寻个穷主儿？——难道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永远穷下去了吗？

第二章 翻身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震动全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日本兽军铁蹄沿平汉路大举南犯，国民党军望风逃窜。日寇的炮火响声隆隆，华北人民忧心忡忡！当亡国奴吗？死也不甘心！时值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怎么办？中国向那里去？平山人民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之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她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指引了前进的光明大道。平型关大捷之后，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国民党亡国论者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同年九月，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一部由王震同志率领到达平山。长期处于地下的中共平山党组织也积极配合发动群众，平山人民抗日热情沸腾起来，平山县迅速成为抗日根据地。

九月，正是太行山里霜叶喷火的季节，深山窝里的下盘松村，也响起了嘹亮的抗日救亡的歌声——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们被屠杀，

土地被抢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接受！
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

.....

八路军来了。下盘松村建立起人民政权，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人民团体，纷纷建立起来。李有当上了村农会主任。戎冠秀是个很细心的人，她发现丈夫李有，自从八路军进了村，特别是当上了农会主任，多年的愁眉疙瘩解开了，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了。白天忙生产、开会，晚上，有时候撂下饭碗说声：“我出去有点事，睡觉别等我”，就蹑搭蹑搭地走了，直到天亮才悄悄地转回来。他干甚去哩？有一次她实在憋不住了，便问他：

“你成宿成宿地在外边做甚？”

“你莫问，没做坏事。”李有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笑模悠悠地瞧着妻子，又说：“往后，你也帮我做些事情，工作忙哩。”

真的，打这以后，八路军来了，要粮，她就去给弄粮；要草，她就去给寻草；演戏做宣传，她就给借服装……凡是八路军所需要的，她都高高兴兴地去干。还在她家的小院里垒起一个大锅灶，专给八路军做饭用。

戎冠秀自幼上山跋岭，特别能走路。八路军来了，她踮着一双小脚，整天村东村西跑得更欢了。她发现，自从八路军进了村，地主、富农们的脸色也变了，东家奶奶见了她也不总是黑着脸了。

(二)

小区干部郝明秀，也是下盘松的媳妇。当时，她兼任村妇救会长。她跟戎冠秀的感情很好。有一天，她俩面对面坐在山泉边上洗衣裳，棒槌捶得“梆梆”响，水珠儿四下飞溅……忽然，郝明秀闪动着狡黠的目光，笑着问她：

“有嫂，你侍候地主这许多年了，你愿意随他们吗？”

“我死也不随他们！”她瞪大一双眼，认真地说。“他们是地主，咱是穷人，两条山道上跑的驴——拢不到一块！”

郝明秀咯咯地笑了。又说：“那你就随了我们吧？”

“我不早就加入了你的妇救会咧。”

“不，我说的是共产党。”

“哦！你是共产党？”戎冠秀惊异地瞪人眼，象不认识郝明秀似地，直盯盯地瞧着她，过了一会儿，她问：“共产党，都干什么？”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打鬼子，帮助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等把鬼子打出去，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让人人有饭吃，有好日子过。”

“那我就随了你们吧！”她热切地说。

“你认定了？”郝明秀问。

“认定了！把我的骨头烧成灰，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戎冠秀住的小黑屋里，北墙上挂起一面党旗，戎冠秀跟着介绍人郝明秀，直溜溜地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激动得声音颤抖抖地：“……不投降，不妥协，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宣过誓，亮晶晶的大泪珠儿，成串成串地顺着她那长长的脸颊往下滚……李有在一旁瞧着妻子激动地流泪，心也激动得直跳，他知道，妻子是个刚强性子，结婚几十年，他很少看见她淌眼泪，有时碰到很伤心的事，她也不哭。她说得好：“想哭，猫到那个旮旯里流眼泪去，在人面前可不能哭！”今天，她在同志们面前哭了……。在黑暗的旧社会，她苦苦挣扎了四十二年。头顶的，脚踩的，都是人家的，拿起块石头也不敢说是自己的。今天，她终于抬起了头，成为一名率领穷苦人闹翻身，求解放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幸福的时刻，她要把四十几年咽到肚子里的屈辱的泪水全都流出来。更让她兴奋的是，丈夫李有早就是党里的人了，还是个宣传委员哩！

等戎冠秀擦干了眼泪，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几个党员一致同意选举她当党小组长。郝明秀还拍着巴掌说：“欢迎咱小组长讲话！”

“我可会讲个甚呀？”戎冠秀急得心蹦蹦直跳。“我不会说话，就会干事儿。往后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保证完成！”

夜里，她兴奋得怎么也合不上眼了。在豆粒儿大的灯光下，她瞧着丈夫直想笑：“你的嘴可真紧哟，原来你早就是党里人了，也不对我透个口风。”

“上瞒父母，下瞒妻儿嘛！”李有说。

“原来你整宿不回家，是在哪儿开会吧？”

“嗯。”李有说，“往后党内的规矩你就知道了。”

几十年的患难夫妻，如今又成了共同战斗的战友，两个人的知心话说不完……。

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啼，戎冠秀便爬下炕，里里外外拾掇一阵，然后扒出灶膛里的灰，便提上水桶到坡下山泉里去挑水。拉开柴门，她习惯地仰望南山，淡淡的晨雾，在山腰间轻轻地飘动；微露的晨曦，笼罩着整个山村，小小山村显得扑朔迷离。村中间那棵四人合抱的大槐树，灰苍苍象一座小山丘……顷刻间，南山尖上飘来几片彩霞，红格丹丹，多好看呀！她好象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朝霞，红艳艳，光闪闪，令人神往……。她把水桶从右肩换到左肩，脚步轻捷地来到山泉边，放下水桶，弯下腰来，哈！清澈透明的泉水里，清晰地映出她那淳厚，质朴的面容：长长的脸颊，狭长的眼睛，油黑的头发，后脑勺上园园的发髻高高耸起。穷人家没有镜子，就是在山泉水里，她也很少有功夫、有心思仔细瞧瞧自己的模样。今天，她看着映在泉水里自己的影子，禁不住笑了起来……

(三)

戎冠秀的腰杆硬了，因为在她的背后，有共产党，有八路军，有广大的劳苦群众。她胆大气壮地带领村中穷苦人，闹减租减息。她对穷兄弟姐妹们说：

“要翻穷身，先翻穷心！咱穷苦人一年到头流血流汗，给富人当牛作马，富人是喝咱穷人的血汗富足起来的。如今，共产党领导咱闹翻身，咱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想吃应心饭，自己动手盛，自己不起来斗争不行。”

她站在老地主韩狗眼儿的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理直气壮地跟他说理算账：“我家汉子李有，苦苦擦擦地给你干

一年，除去你的租子，就没我们的了。你大斗进，小斗出……我们干一年连柴草都落不下，冬天还要顶风冒雪去山里拾柴。我这一百多斤的大活人，白给你家使唤着，我套上碾子，一天要给你家碾八斗玉菱面……我们穷人的血，穷人的汗，洒在你家地里，流在你家院中，到头来，还说是你养活我们，我们还是欠你的——交不完的租子，还不完的债！”戎冠秀越说越激动，她手指老地主的脑瓜门儿说：“不算不清楚，细算才明白，不是我们穷苦人欠你的租子，是你欠我们的债！”

事实摆在面前，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老地主不得不低头认账。连声说：“该减租！该减租！”原来一些有糊涂思想的人，也明白过来：不是地主养活穷人，而是穷人养着地主。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下盘松的穷苦人，跟上戎冠秀闹减租减息之后，日子好过多了。戎冠秀再也不给老地主韩狗眼儿家白使唤了。